

〔日〕香取俊介著

龚志明译

魔影

军事译文出版社

魔 影

〔日〕香取俊介 著

龚志明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六月

影のJ
【日】香取俊介 著

魔 影
龚 志 明 译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 7/8 字数：150,000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27—035—1/I·14

定价：1.60元

出版说明

这是一本揭露日本政界某些政客围绕攫取致政敌于“死地”的丑闻资料而展开争斗的书。书的原名为《日本的影子》，一九八五年九月出版，译后出版改为现名。

书中揭露了苏美情报机关，以方便贸易、去该国定居等条件为诱饵，各自物色、培植一批谍员为己效力。日本某些政客，为排除异己、继续掌权，运用自己与苏美情报机关的特殊关系和政治影响，在获取政敌丑闻资料的争斗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大施欺骗、窃取、强夺、收买、杀害等伎俩，使书中故事高潮迭起，扑朔迷离、错综复杂。书中暗示：要弄清某些人死亡的原因、丑闻资料的去向以及谁在幕后操纵？这决非一般正直的人所能问津的。一切都象魔影一样，不可向迤。

目 录

奇异的委托.....	(1)
阴谋的征兆.....	(41)
魑魅魍魉.....	(86)
别了，朋友.....	(136)
天诛.....	(197)

奇异的委托

(一)

这一天，要债人多得出奇。

索取《每朝新闻》两个月的订阅费和NHK^①的收费听，那是无话可说的，可连丝棉印刷厂、大场运输店、“真美”酒吧的老板娘等五六个要债人，也都接踵来到SKY综合业务公司的办公室。当殡仪馆的老板出现在眼前，说是要收取上月末举行的丧葬费用时，镜京助不由得猛击桌子，勃然而怒。就他来说，还难得这么生气。

“啊！对不起，是旁边一幢楼房。”

殡仪馆老板说着尴尬地退了出去。

“真是祸不单行啊！”

京助面色恍然地对来为他倒茶的梨花说道。

这是一家制定、规划多种业务项目的公司，是两年前镜京助与志愿当律师的山野和原时装模特儿佐伯梨花三人开办的。取了他们三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命名为“SKY综合业务公司”。

公司设在一幢称为“铅笔形大厦”的又细又高的大楼的八层，从这里能俯瞰新宿的西口公园。直到今年夏天，公司生

译注① 日本广播协会。

意一直兴隆，可上个月它的重要客户衣料工厂倒闭了，这似乎成了它命运的分水岭。规划服装展览会应进的钱分文未进；为向有关厂商支付款项，公司以高利从街道金融机构借了一笔款子，总算弥缝下来了，但至今还留着后遗症。

大概是由于操劳的缘故，身高一米七五、体重七十五公斤的京助那魁梧的体格，也仿佛与S K Y综合业务公司的衰落同步似地开始消瘦，这三个月减到了六十八公斤。酒吧间的女招待半开玩笑地说：“镜生生变得苗条了，精干多啦！”

发愁的是穿着的衣服。京助的穿戴与经理这一职务很不相称，平时总喜欢上身穿件运动服，下身穿条工装裤。就算运动服还可以对付着穿穿，可过去他的六条工装裤都变得又肥又大了。也倒不是不能穿，不过没有比肥大的工装裤的样子更难看的了。

京助只好从壁橱里取出十年前买的裤脚翻边的西装裤穿在身上。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在来到公司干业余劳动的年轻姑娘的眼里，似乎是样具有现代感的东西，她们竟然说：

“经理，您真时髦啊！”

一切都与她们划清界线的梨花也备加赞赏，说：

“还珍藏着这种旧玩艺儿啊，我可要另眼相看了，咱们公司还能支撑下去！”

在京助想方设法托故撵走了象蚂蟥一样缠绕不放的万雷实业公司的要债人，好不容易舒了一口气的时候，一位老人走了进来。

老人仿佛一缕烟似地走进了办公室，以至谁都没有察觉他是什么时候进屋的。

“有什么事？”梨花发觉了老人，问道。

老人不紧不慢地转过头，看了京助他们一眼。这是一

位年过七十、身材瘦削的老人，戴着一副玳瑁框眼镜，乍一看相貌和蔼，但眼睛里却深藏着一种强烈的光芒。穿着一套深咖啡色西服，没有结领带，裤子的折缝也已经消失。

老人脊梁笔挺，没有给人一种寒酸感。就老人来说，难得有这副骨架子。

老人轻轻地点了点头，接着看了看窗外，不胜慨叹地说道：

“在这么好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办公室，简直象在外国一样。要说变，日本也真地变啦！十年前，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芜的草地。”

“这老头是什么人呢？”京助这才想道。可老人还是镇定自若地凝视着展现在窗户一侧的景色。

时值黄昏，大楼矗立在昏暗的天空中，几百扇窗户里点着电灯，那景色和气氛犹如一幅幻灯画。就在眼前的公园里的树木点缀得恰如其分，再一眺望，那风景仿佛可以原封不动地放进美术明信片。

老人递过来的名片上写着“国际情报社社长妻木悟郎”的字样，是用独特的旧式活字版印刷的，字体与京助在神保街的印刷厂特制的名片相同。看到持有这种字体的名片的人，这还是第一次。令人不解的是，名片上没有写着住址和电话号码。京助也递过自己的名片，妻木一拿到手里就凝视了片刻，但立即放进了西服的內口袋。说道：

“有盒录音带想请您听一听。”

“录音带？……”

“是俄语的录音带，……我知道镜先生的俄语很棒，不仅如此，听说您还懂一点乌克兰语，所以无论如何想劳您听一下。”

他是从哪里打听到的呢？京助重又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下妻木。

老人左面脸颊上，有一道象是用刷子轻轻刷上去似的长三公分左右的细斜伤疤。是相当旧的伤疤了，总觉得是用什么锐器划的。

“您有时间吗？”

“有。不过，我已经长期不用俄语了，所以不知是否能听懂……”

事情来得很急，京助突然间有点慌了神。

“对镜先生来说，没有问题。”妻木武断道，“那就请您给听一下好吗？我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当然，我会付酬金的。”

“这倒用不着，假如我能听得懂，那就好了。”

京助对录音带产生了兴趣，说道。

“谢谢。那就马上……”

妻木摁了一下录音机的按钮。

录音机里传来了一男一女用俄语对话的声音。女的有乌克兰乡音，而且混有杂音，也有的地方听不清楚。

“这是什么录音带呢？……”

当他心里纳闷时，突然出来了一个象是日本人的名字。

“对不起，能给译一下吗？光这部分也行。您要是能写在纸上，那就更好了……”

妻木的脸上有一种紧迫的神情。京助手头上虽然还有许多急于处理的工作，但这件事必须先做。

京助重新听了几遍，用铅笔在纸上做了记录。虽然有的地方的意思听不大明白，但当听到如下地方时，京助不由得紧张起来。

——从前后联贯看，男的叫安杰里科，女的叫加丽娜，
场所好象是在女的房间里。

安杰里科：“决不会是真的看中他了吧？”

加丽娜：“如果是真的呢？……”

安：“呵呵，这就是说，偷木乃伊的人自己成了木
乃伊，是吗？”

加丽：“不喝点白兰地？可是五星的呀？亚美尼亚
产的。”

安：“那也是科瓦列夫斯基送给你的？”

加丽：“不是的，别说这种没有礼貌的话……这可
的的确确是用美元在商店里买来的。（咕嘟咕
嘟地倒进杯子的声音）……（其后自己发
笑）”

安：“怎么？”

加丽：“日本人里面也有那种天真的男人，真出乎
我的意料啊！”

安：“男人都是天真的，特别是看上了女人的男
人。抓住了他的把柄，他就百依百顺了。”

加丽：“那女人也一样……”

安：“你是想说这是爱的力量？……（突然出现杂
音，不清）”

（从杂音中突然听到电话铃响）

加丽：“（拿起话筒的声音）哈罗……啊，shēichi①
嗯，我身体很好……唉，什么？……对，我知

译注① 日本人名字的罗马字拼音，即后文中出现的“精一”。

道了，高尔基大街的‘莱娜’……好，下午七点，……嗯，我没有问题……再见！（挂断电话的声音）”

安：“（从里面）是亚洲少爷的爱的召唤吧？可要尽量去疼爱他啊……不过，这可真是造孽啊，男人不知道有钩，只知道吞诱饵。”

加丽：“什么钩不钩的，别说这种离奇古怪的话。”

安：“即使你没有那种打算，可科瓦列夫斯基正经八百地拉着线呢，期待着确实有鱼来咬他的钩。”

加丽：“这不是做买卖啊！”

安：“加丽娜，轻易怜悯人可要不得啊！”

加丽：“这不是怜悯呀！”

安：“喂喂，这可不是开玩笑！你是想放跑钓到的鱼，是吗？”

加丽：“什么钓到鱼……”

安：“加丽娜，可不要忘记自己的立场。总之那家伙是有影响的议员的儿子，科瓦列夫斯基是决不会允许的！”

加丽：“安杰里科……”

安：“喂，决不会向Shimokawa^①说真话吧！要是那样做，会身败名裂的！”

加丽：“他可不是目标呀！”

安：“这可说不准。”

加丽：“有什么根据吗？”

译注① 日本人的姓的罗马字拼音，即后文中出现的“下川”。

安：“能够利用的什么都利用，这是他们的做法。

如果目的正确，就不问采取何种手段了。”

加丽：“……”

安：“你还不知道科瓦列夫斯基的厉害吗？”

加丽：“我知道。”

安：“知道的话，你可要自重，加丽娜。你的身体不是你一个人的。”

加丽：“……”

安：“加丽娜，我不想因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失去你。”

加丽：“事到如今你还说这种话？”

安：“……”

加丽：“归根结底，你只爱自己。”

安：“哪个人都是爱自己的呀！”

加丽：“行了，……你现在说这种话晚了。”

安：“加丽娜，我正在考虑跟你结婚。”

加丽：“安杰里科，你喝醉了吧？”

安：“我根本没有醉，加丽娜。”

加丽：“行了……别过来……别过来啊！”

这以后“砰”地响起了关门声，对话中断，变成一片杂音。

“能给我看一下吗？”

妻木说道，眼睛里深藏着更加渴求的光芒。

京助一递过去，妻木立即换戴成花镜，让目光紧贴着记录读了起来。

读着读着，妻木的脸上露出了高度兴奋的神色，额角上冒出了汗珠，抽烟的手在微微颤抖。

“所谓Shimokawa，是那个下川康平议员吗？……”

梨花问道。

“我想是的。”

妻木点了点头，但又把视线贴近记录，给人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

——下川康平担任着民自党的周六恳谈会的会长，是一个前首相领导的派系“周五会”的老资格的人物。

如果录音带内容属实，这将是惊人的丑闻。

“是在什么地方录下这盒磁带的呢？”

“听说是在基辅……”

妻木将视线紧贴着记录，说道。

基辅是苏联乌克兰共和国的首府。磁带本身是市场上出售的日本制造的磁带。可能是从原磁带复制的。

是谁，又是怎样从海关检查非常严格的苏联带进日本来的呢？……

“是用窃听器窃听的吧？”

“大概……”

“那样的话，是不是牵涉到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或是其他什么机构？”

“不知道。”

“请问，这是从什么地方弄到的呢？”

“对不起，这一点请您原谅。”

妻木取出录音带，象是对什么好奇的东西仔细地端详着。妻木似乎现在才知道它的内容，仿佛想掩饰兴奋似的，点燃了一支烟，一边慢悠悠地吐着烟，一边思索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妻木说道：

“谢谢。只这么一点点，实在抱歉。”

说着，妻木从钱包里取出了两万日元。

“用不着这样。”

“不，请您译了一下嘛。”妻木硬是把钞票塞在京助手里，然后站起身来，“这录音带的事情请您保密。其实，这样的录音带还有几盒，可以的话，能请镜先生全部译出来那就好了……”

京助的脸上依然露着疑虑的神色。

“我决不给您添麻烦。我可以给您相应的谢金的。先付一点定钱，这点您就先收下吧。”

妻木从黑包里取出用方绸巾包着的東西，放在录音带上，好象是一叠有一公分厚的钞票。

“我知道您很勉强，可无奈这是特殊的翻译工作，又是这种内容，所以我不轻易求别人。您就把这件事当做救人之难，帮一下忙吧。”

说着妻木深深地鞠了一躬。

“您是在什么地方认识我的？”京助开门见山地问道。

“以前，苏联的乌克兰民族歌舞团曾来过日本吧？”

“是的。”

“当时有一个男舞蹈演员要求政治避难，闹得挺厉害的，当时是镜先生当的翻译吧？”

您连那种事情都知道呀？那是两年前的秋天的事：京助作为S商事的驻外人员住在莫斯科时认识的、在当导游的一个男人给他打来了电话，京助替某电视台当了几天采访的翻译。

在学生时代食宿的公寓里，住着一对白俄人老夫妇，那太太出身于乌克兰。他们有一个在中学里念书的孙子，京助当这孩子的家庭教师，作为酬报，京助跟老夫妇学习俄语，同

时，乌克兰语也是那位太太教他入门的，所以带乌克兰乡音的俄语也懂得一些。

“怎么样，镜先生？这工作有整整两天时间就行，要是平安无事地完成，我想可以再给您比这多一倍的钱。只是有一个条件：请您绝对不要对任何人说。”

“行，就让我干吧！”

在资金拮据的时候，京助无法回绝他。这录音带不仅有暗示政界丑闻的内容，而且也总觉得有一股火药味儿。除了金钱以外，京助也强烈地产生了一种想听听录音带全部内容的好奇心。

“那么，明天十点我去您家，工作场所我来准备。”

妻木问过京助家的地址以后便回去了。

(二)

那天晚上，京助与梨花来到芝^①的一家饭店。

在落成不久的豪华大厅里，预定举行久我山议员的出版纪念会。久我山在民自党的议员中素以鸽派闻名，平素曾就裁军问题积极发言，这回的著书题目叫《扩军竞赛的破产》，也阐述了美苏两个大国进行扩军竞赛的危险性和毫无成果的趋势。

京助经梨花介绍，曾走访过坐落在平河街的久我山的办事处。那是一位温厚的白发绅士，这人竟能在有如江湖场上的政界里活动着，这使京助感到意外。

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这位久我山就是梨花的父亲。

译注① 东京都港区一地名。

梨花的母亲已经去世，她在赤坂当艺妓时，久我山对她一见钟情，几年以后便生下了梨花。可以说是小老婆的孩子，所以梨花也一度因此闹过别扭，但现在却叫“爸爸、爸爸”的，常常去见久我山，替京助弄来一些对S K Y综合业务公司来说极为宝贵的信息。

宴会盛况空前，能容纳一千人的会场挤满了人。

政界流传着明年年初将解散国会的风声。要是解散国会，马上就是大选。不问执政党还是在野党，议员们较之国会的审议提案来，似乎更关心自己的选区。给人的强烈印象是，这个出版宴会也是作为选举准备的一环而举行的。那录音带里录着与下川议员的丑闻相关联的内容，所以对京助来说，兴趣就更浓了。久我山属于作为新领袖之一、企图掌握下届政权的“邦枝派”，虽说是一个连续四次当选的骨干议员，但还没有当过大臣。

下川议员则已经历农林水产、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等大臣，在政界建立了强有力的地位。下川承认自己是党内的鹰派，对久我山议员等的活动自然不抱好感。

正因为如此，如果录音带内容属实，那么在这样一个估计最近行将举行大选的微妙时期，很有可能发展成一大丑闻。

——会不会是妻木知道梨花的父亲是久我山毅，特意来求S K Y综合业务公司的呢？如果是这样，录音带的内容将传到久我山议员那儿也在意料之中。

“刚才我突然想起，那个叫妻木的人我觉得在哪儿看到过。”

梨花在跨进会场，从服务员那里接过一杯掺水的威士忌时说道。

“在哪里？……”

“正在回忆呢……嗯，是在议员会馆的餐厅呢，还是在爸爸的办事处呢……”

这一天，梨花穿着一身赴宴用的丝绸黑礼服。这礼服采取了强调沿着身体线条的大胆剪裁，乳峰处十分富有肉感。不愧是当年的时装模特儿，梨花很会穿戴，那光彩熠熠的真珠项链和耳环在黑地的衬托下十分引人注目。

“快到这儿了……”

梨花用滑稽的动作指着自己的喉咙，说道。

这也是一个有很多身穿黑礼服的男人参加的宴会，梨花的苗条匀称的姿容格外诱人。梨花刚走进会场，会场就犹如开放着的大朵鲜花，洋溢起欢快炽烈的气氛。不用说是久我山议员的秘书们，就连从年轻的男人到刚刚进入老年的男人们也都络绎不绝地前来与梨花搭话。看样子京助即将被挤到旁边去。

美人占便宜——这是一句人们常说的。话。看着梨花，京助再次深深地感到这句话的涵义。纵然是久我山的女儿，但如果她是一个胖墩墩的女人，男人们就不会象聚集到砂糖上的蚂蚁那样汇集过来吧。京助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能否再与梨花一起工作。

即使是在开始经营S K Y综合业务公司的时候，梨花所熟悉的关系和她的美貌也不知有形无形地起了多大作用啊！……

梨花与穿着藏青地上有白条纹的西服的官僚模样的男人说着话，但她象是突然想起什么似地朝那男人打了个表示失礼的手势，走到京助身边。

“想起来啦，关于妻木的事。反应真慢啊！”梨花一面